



出神入化的玩紙人生

紙類修復職人吳哲叡

文、圖／林蔓禎

自東漢蔡倫發明造紙術以來，紙質修復的技術就已存在；而臺灣，從民國 38 年政府遷移來臺，歷經顛沛流離的運送過程，大量文物造成嚴重的毀損，因而有了修復的概念。由於時代背景與歷史因素，當時的修復人員皆非科班出身，缺乏師承，只能自己摸索。直到現在，臺灣的紙類修復師仍少之又少，大師級的師父更屈指可數，人稱「紙醫師」的吳哲叡便是箇中翹楚。透過他的解說、介紹，我們對修復、裱褙等國家級工藝有了初步的認識，更深刻體會到紙質修復的博大精深與奧秘！

吳哲叡的「睿雅軒工作室」位於板橋，電梯門一打開，公共區域牆上滿滿的字畫，一路綿延至室內，看得出主人的豪爽大器。「槩楮齋」是工作室的另一個

名字。槩指「黃槩」，楮是紙張。黃槩是中藥，用來將紙張染黃，稱為「入黃」，以防止蟲咬蟲蛀。「槩楮齋」字如其名、名如其義，與修復工作十分貼近。除了字畫、紙張、修復工具……，牆上的大古琴、桌上剛泡好的茶，與謝石鴻老師的四幅書法—「焚香」、「點茶」、「掛畫」、「撫琴」相映成趣，更充分顯露主人的藝術修為和品味。

紙類修復的內涵與意義

什麼是「紙類修復」？紙張是材質，修復則是工藝，是技法。有句話說「紙壽千年」，說的是以前的紙張號稱壽命長達千年。早期國民政府因缺乏資源與原物料，只得因陋就簡，副料當主料用，公文皆以稻草做成。後來引進造紙技術，情況



▲ 工作室牆上懸掛的謝石鴻老師書法作品



才逐漸改善。「造紙的方法稱為『抄』，原理取自『竹簾』，即『用手將纖維撈起來』之意，因為『撈』不好聽，所以稱『抄』。撈起來之後，光用手拿會掉落，所以用竹簾代替手；由於地心引力，水會往下滴落，纖維就會留在竹簾上，趁著纖維還溼的時候取下，就是紙張；一張一張堆疊，就是一般的抄紙方法。用來抄紙的竹簾稱為『抄紙簾』。需要抄多大的紙張，就要用多大的紙簾。」，老師邊說邊將一張大竹簾攤開來展示。只要是手工(抄)紙，紙上簾紋清晰可見，在燈光照射下就能辨識。「好的紙張修復也需仰賴紙廠的支持。譬如修復前要先知道物件本身適不適合修復、有無適合紙張；若沒有，就得從源頭去了解，再建議紙廠抄出適合的紙來配合。全世界最好的紙在中國大陸安徽的涇縣，而臺灣最好的紙，就在埔里。」

目前，「藥楮齋」受理的紙質修復包含「字畫」、「古籍」、「檔案」及「拓片」四大類。古籍涵蓋善本、線裝書、古契文、輿圖……等紙質文物。而檔案與文物是有差異的，差別在於，公務人員最初行文的簽呈屬公文，經主管批示後成為文書，文書建檔之後就是檔案。一般公務人員的檔案保留 10 年就會銷毀；假若有天基層人員成了民意代表或官員，他經手的檔案就是

文物。公家機關每 5 年由檔案局進行抽查，檢驗完若認定屬於文物，就必須移交出去，統一管理，沒移交的部分，由原單位繼續保存，分 5 年、10 年、15 年、20 年及永久性保存。近年有些私人企業與民間博物館也漸有此共識，開始委託專業進行文物修復。

修復的目的與重點

原本只是一張紙，經由藝術家的創作，變成藝術品，再成為「文物」之後，才有修復的價值。從作品到文物，需要專業的鑑定過程，以及幾個面向的判定：首先是「文物價值」，其次是「商業價值」，最後才是「個人價值」。前二類價值的判定無庸置疑，第三類價值是吳哲叡近年來的深刻體悟。因為開業後，陸續接獲不少特殊物件，讓他不斷的省思：如果單憑文物與商業角度就斷定其修復價值，似乎過於狹隘，應再加入「個人價值」的考量才算完整。曾有位企業 CEO 帶來父母親當年的手寫結婚證書，請他幫忙修復，打算送給母親做紀念。以技術而言，半小時就完成；以修復角度來看，這張結婚證書不具任何文物與商業價值，但對於孝子來說卻價值連城、意義非凡。爸媽的手工結婚證書，多麼動人的故事，飽含個人情感、生命歷

程與家族記憶……，花錢也買不到的人生經歷！「因為感動，所以我無償幫他修復，個人價值無法以市場和商業角度來衡量，也唯有這類充滿生命價值與意義的東西，才有進行修復的可能。所以，文物價值、商業價值與個人價值，是現在的我認為可進行修復的三個要件，也是我近年來最深的體會。」

至於修復重點，即「整舊如舊」，以最少的干預，最大限度將原來的味道、歷史遺痕與古老精隨保留下來。修復的過程，也是減與加的過程，先進行拆卸，一層一層剝開、拆下，了解其原型、材質與構造，再像拼圖一樣慢慢拼湊。以往的做法是必須將斷掉的字接回，現在的概念則是「可以補紙，不能接筆」，因為接回去的筆畫已非真跡，



違反著作權的精神。修復完成之後，原本滿目瘡痍的文物煥然一新，至少可再延長 100 年的壽命，這就是修復的基本原理與目的。可拿取、可翻閱；可研究、可觀賞，如此才有實用的價值。

從成衣、訂製服到紙質修復

吳哲叡的人生歷經多次戲劇性的轉折，每一次轉折，他都能把握機會、學到精粹，沿途的美好風景更增添了他生命的強度與人生經驗。民國 70 年代，因成衣業崛起，吳哲叡為了開成衣工廠，特地去學打版、裁剪……，不料成衣業的內幕複雜，成衣廠做沒幾年就結束。「我改做訂製服，專做飯店商務客。從前的高級訂製服都會在袖口或口袋繡上名字縮寫，方便送洗時容易辨認。所以我去學電繡，把車針當筆、衣服當紙，直接繡上去。電繡之後不平整，需要裱褙，我也就一起學。」聽來雲淡風輕，但期間遭遇的挫折、飽嚙人情風霜的過程，絕非外人所能想想像。

電繡需要紮實的基本功與一定的美感，繡出來的字才會漂亮；裱褙要學鑲邊、搭配布料……層層技術。成衣廠與訂製服的背景，讓他在布料的選擇上有高人一等的敏銳度與觀察力，這些對於他日後從事

◀ 手工抄紙簾



▲ 以茶葉染的紙，每一張皆獨一無二。

紙張修復都有加分功用。「我的人生態度就是，有機會碰到師父，看到了馬上就要學。」，譬如在路邊看到工藝師正在操作工藝，覺得特別，就會立刻蹲下來跟他學，「學到了，就算一輩子用不上也不後悔，但往往在一個特別的時刻或重要的場合，就派上用場了。我學訂製西服、學電繡、學裱褙，抱的就是這種態度，後來在紙類修復上面全都助我一臂之力。」，看似沒有關連的行業，其實暗藏綿密的連帶關係與脈絡。這些人生經驗，學了就是自己的，別人永遠拿不走，需要時拿出來用，再進一步精進，為自己的主業加分。這就是吳哲叡的人生哲學。

什麼是技術？就是熟練，就是工藝，再更進一步就是美學，懂得美學就是師父了。吳哲叡強調：「學技術的同時，也要自我精進，否則學3年和30年一樣只到『工』的階段；要達到『師』的程度、成

為大師，必須能夠承先啓後，無法承先，表示無法消化、吸收；要能贏過師父才能啓後，這是社會責任。」，無法啓後、對社會有所貢獻，充其量只是造就個人而已。「就像我做衣服，從步線、拉扣到各式配件，都要研究透徹，做衣服的人必須鉅細靡遺，最適合從事紙類修復。例如在一英吋2.5公分的距離裡面，若要縫11針我就絕不會只縫8針，一件衣服有多少個2.5公分，這些都是成本。衣服做工的粗與細，就藏在這些細節裡。又譬如衣服的收邊很重要，放到裱褙、修復上面，道理相同。」。

在古物中尋寶

自比為「蠹樓僕人」的吳哲叡，坐擁書香、古籍、字畫之中，即便一整天都在工作也樂此不疲。工作室裡到處都是寶藏，往往隨手拿出來的就是件絕美的藝術珍品！以字畫來說，捲軸上面、圓柱形剖半的竿子稱做「天桿」，做成半月形，是為了掛字畫時能夠平整。上方是天桿，下方的就叫「地棍」，因為必須兼顧捲軸收畫的功能，因此設計成圓柱狀。地棍與天桿多為木製，以地棍來說，因熱脹冷縮之故，久了容易扭曲、變形，因此有些裱褙師父會將圓棍鋸成三片、四片，再合成圓棍，裡頭就有空隙可預防木棍變形，這是收縮與分散的物理現象，道理很簡單，但



▲ 各式材質與顏色的軸頭、軸片、別子。

如果沒拆開看，就不會知道裡面的原型與構造。看似平凡、簡單的上下兩根棍子，竟暗藏如此玄機，連小小一支地棍都有這麼多的工序、做法、內容，真令人大開眼界。這些驚喜，也都是吳哲叡從工作中得到的收穫。

真正漂亮的是老的東西，例如地棍前端的軸頭也大有學問。吳哲叡是目前臺灣玩軸頭的三位達人之一，收藏有各式各樣的軸頭、軸片、別子，以木頭、玉質、象牙、魚骨、牛角……各類材質製作而成；還有他自行加工、灑上金箔的特製軸頭，讓人看得眼花撩亂。這些都是從拍賣場上下來，或者舊畫重裱時才有機會蒐購而來的。有些人對軸頭不講究，認為它不重要，「但我覺得從軸頭也能看到古人的智慧，字畫有寬有窄有大有小，軸頭也應搭配伸縮才相配，包括大小、顏色、材質……。」。

手作職人的極致工藝與精神

裱褙、紙類修復、做訂製服，人一生中要學會其中一項已不容易，很難想像吳哲叡三樣都擅長、都是大師級。一輩子玩紙也玩布的他笑著說：「我每次出國，不是買紙，就是找布。」，隨即秀出他以低價購得的過季和服上面的腰帶。華麗精巧的質料與繡工，拿來做古書封面或裱褙的鑲料，再漂亮不過！此外，他才幫書法家做好的，35尺長、寬度僅5公分，巧奪天工、精緻典雅的「小鑲手卷」，讓人忍不住讚歎、驚呼連連！作工之精細、華美，實非拙筆所能形容。霎時之間，筆者瞄到一大張吊掛在高架上的紙，取下攤開在桌上，彷彿黃山、赤壁就在眼前！原來這是老師用六種茶葉，分開、交替、混合使用所染成的；有時會加上仙草，展現不同的層次或暈染效果。這些都是全天然、全手工的自製紙染作品，每一張都是唯一、都是獨創。

一個人從事一個行業，可以不為名利，還能達到醉心、忘我的瘋狂境界，全然享受工作帶來的樂趣與成就感，這樣的人，彷彿就在眼前——吳哲叡，堪稱國寶級的紙類修復大師，正走在重要的人生道路上，盡一己之力為國家社會延續文化的命脈；雖然多數時候是獨行，但相信他絕不會永遠孤單……。